

丑闻

CHEN SHI

● 沈仁康 著
● 山东文艺出版社
● SHANDONGWEN
YICHUBANSHE



尘 世

沈仁康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92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大凡女人都属意于具有这种或那种长处的男人。这种愿望很容易实现，却很不容易满足。于是，市委书记的千金二凤便再也不能既解风情又始终如一了。作品通过这位少妇的返城经历，娓娓叙述了三个年龄各异的亲姐妹的悲喜心程。她们各有自己的男人，各有自己的偶像，有的长久，有的短暂，有的尚在寻寻觅觅。乡巴佬一跃而为城市的大亨，写床上功夫的性作家却不知道自已已沦为下贱。摩登女择偶致使实业家殉情，个体户发迹招徕浪蝶、劫匪，外商偏爱大陆女，市长挥泪祭干才……

金钱只是粪土的说法再也很难时髦的时候，人们已开始感到市场经济已使自己眼花缭乱。小说以人们熟悉的改革开放为背景，展示了当今的人际关系与心态。似乎十年就是一个断代，连接起来便是一幅芸芸众生尘世炎凉图。

沈仁康现为广东省文学院副院长，国家一级作家，曾出版诗集、散文集、小说集、长篇小说等十八部，树帜一方，饮誉文坛。

鲁新登字第 3 号

尘 世

沈仁康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1.75 印张 233 千字
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

ISBN 7—5329—0940—9

I·851

定价 5.95 元

第一章

1

陆天柱坐了半天长途汽车，刚刚到达 K 市，一场声势显赫、威风八面的暴雨袭击了他。

他站在一处屋檐下，避着风雨，屋檐短小，又是斜风斜雨，他已无法退让，雨点飞沫还是打湿了他全身；他脚边是从家乡担来的两只竹筐，一头是笋头、花生之类的东西，当然无声无息，一头是几只鸡，在雨点敲击下，不住地、“咯咯咯”地愁鸣不已。

间有雷声的雨声，淹没了纷乱的、嚣哗的市声。浓重的烟雾挂起一层乳白色的屏障，把街景置于模糊的、不确定的、似有似无的幻象之中。一切仿佛是投在摇荡的水面上的幻影，高楼似乎是飘起在空中，楼的轮廓线、窗的轮廓线似断似续；车辆象魔影一样晃动、模糊而残破不全；电线杆象凹凸不平的虚象……陆天柱睁大眼睛，拭去眉睫上的水沫，却拭不去这幻象重叠的感觉。

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农民，他的生活体验是：一切都是实

在的，看得见、摸得到的实在。山水土地是实在的，每走一步踏着的路是实在的，妻子躺在身边是实在的，孩子的哭声和笑声也是实在的……

现在，这一切实在的东西，似乎都漂浮起来了，恍然欲飞了，似有似幻了。

天柱的记忆仍是新鲜的，他记得有一个傍晚，天边的一抹血红夕照还没有收尽，鸟雀在树梢上吵闹不息，淡月却已从东边悄悄升起了，庞二凤来求他帮忙，将前几天割下的、已经晒干了的山草担回来，他二话不说，抄起扁担绳索就跟她上山了。天色越来越黑，淡月被云遮住了，他听到她踏空了一脚，“啊”了一下，马上跑过去扶起了她，身体稍一接触，她突然搂紧了他的脖子，在他脸上狂吻，喃喃地、断续地说：“天柱，天柱，我早看上你啦……喂，抱紧我……”陆天柱被突然的热情，搞得迷乱而慌张，他的淳厚的天性使得他还有清醒的理智，他对作为知青的二凤一向是尊重的，他说：“二凤，你迟早要回城的……”二凤说：“不，我不会回城了，我爸爸一天不平反我一天也别做回城梦，这是我的命运，命运……，我都快三十岁了，比你还大二岁，我是女人，我是脆弱的女人，我怕孤独，我也有欲望……”说着，她又狂吻他，他感到她的手引导他的手，伸进她的胸衣里，他摸到她光滑的、富有弹性的隆起时，他全身燃烧了。他最后一点理智使他问道：“你，二凤，真爱我吗？不后悔吗？……”二凤因他的手在自己的胸前不停抚摸之后，全身在不停地颤动，说：“爱！……我夜里失眠时，就想到你……全村小伙子中，算你

最俊、最聪明了。”她用细密的牙齿，在他结实的肩头上狠命咬着……他们结婚了，他们有了——一个男孩叫汉华。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。直到二凤的爸爸的问题解决，二凤调回城里工作，带走汉华。但当初二凤用她的一条花裙子做的窗帘，仍是实实在在的。二凤回城后，只寄回一封信，再没有音信了。时间长了，陆天柱想回忆妻子的模样，越使力回忆越感到模糊，儿子汉华的模样也在恶梦中越飘越远，剩下一点黑影，最后踪迹全无……当别人问他有妻子儿子没有时，他回答有，但那个“实在”又在哪里？又变得非常虚幻。

他在村里人的怂恿下，来到了省城。

屋檐水哗哗地流，他木然地沉思着、困惑着。他的心里、耳边出现了两种自己的声音，进行着针锋相对的争辩。一个声音说：“天柱呵天柱，你这是何苦呢，这大城市街上走的，哪个男人不比你威风，二凤她心里早没有你了。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不，这种说有又没有，说没有似乎又有的折磨，我承受不了。二凤领着汉华离开的那天，明明流了眼泪，说是等她安顿后，请她爸爸把自己调到城里去的。”一个声音说：“你这是认死理，世界上的一切都象是流水，象是飘云，有不变化的吗？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我们有一个儿子，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啊！”一个声音说：“二凤是农村姑娘嘛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只要同你在同一张床上睡过，死也不离开这家门，怎么苦怎么穷，也不离开了。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如今农村女人也不同了，也有见异思迁的，也有离婚的。可是，我的二凤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呀？”一个声音说：“冷漠比激烈更悲哀

更无望。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那也给我说个明白呀！……”

檐头水淋了他的衣衫，他感到雨雾烟障中的楼宇、车辆、街景更模糊不定、更变形虚幻了。他略略闭上眼帘，眼前出现同样是变幻不定的景象：他忽然见二凤站在过道上，向自己扑过来，就象那一晚收干草时那样扑过来，责备自己：“为什么不先来封信？”随后拉过汉华说：“你看看，我们的儿子长高了，长大了。”随后汉华也搂着他的腿，亲热着叫自己。他全身流动着一股暖流，他感到比那一晚收干草时更幸福，更感意外。随着暖流的消失，他突然看到二凤冷淡得近乎不认识，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……”他刚想回答：“你不是我妻子吗？汉华不是我们的儿子吗？”此时，突然冷气凉透全身，他忙睁开眼睛，原来是一股檐头水沿着屋漏，滴进了他的衣领，顺着背脊往下流……

雨还没有停，而且没有停的意思。脚边竹笼里的几只鸡全让雨水打湿了，叫唤得更为厉害。

2

这是一幢新建住宅，六层，浅绿色马赛克贴的墙面。所有的阳台上都有茂盛的花草，三角梅最为突出，红的、紫的、黄的都有，错综交替地开在各个楼层。那些关闭的、半关闭的窗户里，似乎蓄藏着让人猜不透的神秘。陆天柱站在大铁门前，不知道如何开启它，他耐心地在附近等了很久，才看到有人在门框旁的对讲机前，按了门牌号码，与屋主人通了

话，铁门“啪”的一声自动开了。他用耐心的久等，学到了这点知识，同时，他的心理上感到了一种矮了一头的拘谨。这大铁门，对讲机，起到了旧时豪门官衙门前的高台阶，大石狮子、载满大圆铜钉的大红门的作用。陆天柱也暴露了一般人的弱点，在各种强大面前，自身心理上首先怯懦崩溃。

上得楼去，二凤家的女保姆薛姨问明他就是二凤的丈夫时，自也是热情周到的。招待他坐，给他斟茶，告诉他稍等一等，二凤就会下班回来了。他这时才意识到，他在街上折腾了又一个半天了，现在是临近傍晚的时候了。再迟那么个把钟头，就是二凤那天叫他上山收山草的时刻了。

他身上全湿了，他不能坐到那些沙发上去。他捡了一张木板凳坐下来。薛姨端来茶水，他感到渴还感到饿，薛姨刚转身时，肚子里“咕噜”几声，声音很大，想必薛姨也听见了，他后悔没有在进门之前，先把硬饼子吞下两个，如今他的两个竹筐已给薛姨提到厨房的阳台上去。

他不敢站起来随便走动，他只僵硬地、拘束地坐在硬板凳上，缺乏了自由自在的要素之后，他感到比站在漏雨的屋檐下更难受。僵坐一阵之后，薛姨早进了厨房料理晚饭去了，他这才环顾周围。老实说，这家陈设，在省城说只算中上水平，地上只铺了彩釉砖，没有铺柚木条或花岗石，墙上只刷了乳胶漆，没有贴墙纸或上木板，但不算小的吊灯、古色古香的木叶吊扇，真皮沙发，马力克的坠地窗帘，比较早出现的铝合金窗，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……老爷子受苦数年，唯一好处是把那份工资积聚起来了，加上二凤的精明筹划采购。

陆天柱一直引以为荣的、二凤用她的一条花裙子改成窗帘，给破农舍以光辉，如今怎能与这里相比？单说那张椭圆形的餐桌、高靠背的餐椅，样子新颖，高贵得陆天柱第一次见过。继大铁门、对讲机之后，陆天柱自觉矮人一头的感觉非但没有制住，反而继续发展，他不断感到自己越变越渺小，越来越无足轻重。他感到七仙女误入尘寰、偶然投进自己怀抱，如今她又回到了天上宫阙，不会再俯视他一眼了。

如果不是他希冀见一见汉华的面，这是他娘流着泪再三叮嘱了的，他本可以拔腿走了。

他木然地坐着，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。

门开了，一个三、四岁的小男孩子跳跳蹦蹦地走了进来。尽管长大了，陆天柱还是一眼认出他是自己的儿子。他犹豫不知如何去认他、抱他、亲他时，汉华朝这个脸色黝黑、潮湿的衣衫还没有被体温烘干的陌生人凝视了一下，小心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上我家来找谁？”不等回答，他便嚷着“外公，外公”，到里屋去了。陆天柱这才知道，他从未谋面的、曾经是如今已成未知数的岳父，就在家里，也许是薛姨没有通知老人，也许是老人不想单独见他这个女婿，一直让他孤独地坐在屋角里的木板凳上。

是陆天柱该屏住呼吸的时候了，接下来该是二凤进门了，果真一阵高跟鞋跟敲击水泥楼梯、地板的声音，那声音不紧不慢，自信、坚决、有力。他开始紧张起来。当他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飘进屋里来的时候，他离座站起来了。他嘴皮动了一下，但是没有发出声音。

二凤胖了、白了，城里人有城里人的气派、风度、发式全然不是乡下的巴巴头，衣衫也古怪但是好看，二凤本来对修饰自己是很有本领的，即使在乡下的那些年，她也会把发式、服式做点创新，何况现在在省城。陆天柱明白了他与她之间的距离，如今要他扑上去搂她、吻她，他已没有那份习气了，他的心态已退到那晚在山坡上收山草之前的状态中去了。他觉得，他们结婚之后，他那么随意亲她、摸她，是对她的一种亵渎、冒犯。

二凤似乎没有注意到他，只是喊道：

“薛姨，薛姨……”

薛姨忙从厨房里走出来：

“二小姐回来了！……汉华的爸爸来了多时了……”

二凤这才注视到屋角里的他，说不清她是惊讶、不快，抑或多少有点温情、有点留恋，她僵了一阵之后说：

“是你？”

陆天柱早站起身了，他讷讷地、陌生地、不知所云地说：

“雨很大，我坐了半天汽车，找这地方又找了好久……”

二凤又打量他一眼，他身上的“的确良”军便服还是她给他买的，他只在过年过节穿，被雨打湿后，又让他强健体魄发生的热量，烘得半干了。他拘束得有点可笑，农民式的纯朴浑然可见。但是这种强健、纯朴再也不是她现在的需要了。她嘴角牵动了一下，不知是微笑，还是轻蔑，是厌烦还是欣赏。她没有再说话，便镇定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一面喊着儿子，好像他这个丈夫不再存在了：

“汉华，汉华！上妈妈这儿来！”

陆天柱站在那儿，很是尴尬。好在很快，随着一声“爱真折磨人”的流行歌曲，一位丽人活活泼泼回来了，低领、超短裙，雪白的、裸露的部分富于性感，陆天柱不敢再多看一眼，她长得很美，美在眼睛和嘴唇有一种魅力，有一种俏皮的、野性的魅力。这是三凤了，她象她文革中死去的母亲，而二凤则象她父亲，颧骨突出，嘴部也突出。三凤走路也是跳舞的舞步，目光到处流动，她很快发现了陆天柱，她安静了几秒钟，随即笑吟吟地向他道：

“你是，二姐夫吧？”

“我，陆天柱。”

“我是三凤，你的小姨子。汉华三岁多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。”她稍一停顿，又接着说：“二姐夫，你怎么一直不登我们家的门呀？汉华不认识你了吧？这小家伙，就跟外公好。你不登门，他真不认识你了。”

“是，是呀，是……”

三凤没有世俗的偏见，她随便、热情、无拘无束，她又打量了陆天柱一眼说：

“除了黑一点，土气一点，二姐夫你挺英俊嘛，是个男子汉，难怪当初二姐看上你。我看人，看人的本身价值，你比我们机关里那一群追求我的人漂亮。”

“嗯，嗯……”

陆天柱感谢她拯救自己于尴尬气氛之中，但又感到她又把自己推到另一种尴尬气氛之中。她的大胆、直率，使他找

不出确当的回话。

“二姐夫，你坐一会，我把汉华领出来，认认爸爸。”

三凤跑向二凤房间，一会儿把汉华拖了出来：

“汉华，这是你爸爸，叫，爸爸！”

“……”汉华犟在那里，不肯叫。

二凤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喝住三凤说：

“三凤，多事！”

三凤不满地说：

“陆天柱不是他爸爸吗？不是你们恩恩爱爱才有的他吗？”

“三凤！……”

陆天柱拉着汉华的小手，禁不住流泪了，泪水滴在汉华的小手上。汉华用小手指指着他的眼角说：

“这里，流水了。”

陆天柱一下子搂紧了汉华，说：

“奶奶多想你啊，爸爸也想你。”

三凤站起来，“登登”地回自己房间了，这之前，她对二凤说：

“二姐，你应该把什么都向二姐夫说明，光是冷淡人家，这能解决问题吗？”

现在，厅里只剩陆天柱和二凤了，汉华满地打滚，去玩去了。二凤沉默之后说：

“没想到你会来，但是，我们迟早总要见一面的，我们的事也该结束了。别怪我冷淡，我不愿意再给你幻想。”

陆天柱很苦恼：

“那天晚上，你不该叫我上山去收山草……我娘天天在家里埋怨，当初要娶个农村女子，安安稳稳，平平安安就好了。谁叫我异想天开?!”

二凤说：

“我，一个高干的女儿，被惩罚到乡下去劳动，走投无路，嫁一个农民，这本身就是悲剧，悲剧！我的牺牲够大了，我爸爸如若不平反，我至今还在没顶的水塘里扑腾，等着溺死呢。”

天柱说：

“是你，拉上我叫我陪你喝了满肚子水。”

二凤忽然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过去的事过去了，大家都忘了吧！目前，我们再无法生活下去了，这，你如今也看得很清楚了。汉华，我抚养，不要你一分钱生活费。”她又朝里屋喊了一声：“爸，您来和他谈谈。”

一个满头白发、坐着轮椅的老人，缓缓地到了厅里。这，就是二凤的爸爸庞铁了，陆天柱听二凤讲起过他，1937年参加革命，那时不过16岁，打仗很勇敢。但眼前的这个衰老头，实在想象不出当年是员虎将。陆天柱第一次见到这位做过前市委书记的岳父，这个岳父身份又行将改变，弄得他不知如何招呼为好。尽管他坐在轮椅上，尽管他很衰老了，天柱仍感到他象一面宫墙一样威风、庄重，他再次感到自己在这宫墙面前在变矮变小。

庞铁和颜悦色地说：

“天柱呵，你坐下，坐下慢慢说。我老头子受尽折磨，如今只能坐轮椅。我精神不好，只能和你谈几句，就得回房休息。唉，你和二凤的事，你早有思想准备了吧？怕再合不来了！合不来，就好好分手。你会痛苦，二凤也痛苦，那个时代种的因，结出的苦果。”

“……”天柱不出气地听着，他早有了不祥预感，二凤回城后只写回过一封信之后，杳无音信，他就感到一切都断了。他，一个农民，不懂得现代法律面前双方可以“争”“辩”，他却想不出一句对答的话来。他只是肃穆地聆听，好像在听判决，背脊上一阵一阵发冷。

“天柱呵，此事拖下去也无益，不如快刀斩乱麻。新时代了，不能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辈子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看，就散了吧，你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天柱好半天，很艰难地说：

“我，没有意见。”

庞铁说：

“你很爽快，是条好汉子……喂，我累了，我要回房了。”

二凤说：

“爸爸，让他写一张字据。”

庞铁又对陆天柱说：

“天柱，你就写一张同意离婚的字据……不瞒你说，我受难时，大女儿大风已经自立了，小女儿三凤还小，就二女儿二凤跟我受苦，我对不起她，我欠了她一笔债，我愿意看到她不再痛苦、烦恼……天柱，你就写一张吧，我只求这一回。”

天柱出乎他的意料地说：

“我写。”

庞铁说：

“没想到你这样爽快，我谢谢你。”

其实，二凤早准备了一张“我自愿与庞二凤离婚”的字据，只需陆天柱签个名罢了。二凤说：

“我以为你会纠缠，想不到这么顺当，余下的法律手续，全由我好了。天柱，我们各自是对方天空里的一颗流星，曾经发过光，以后便消逝了，无踪无影了，生活就是如此的。”

庞铁把一个小纸包交给二凤，二凤又交给陆天柱：

“我爸爸给你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500 元钱，给你补贴点家用。”

“我不要！”

他把钱塞回二凤手里，转身开门走了，连晚餐都没有吃。他走到街上，听到三凤在叫他“天柱哥”，只因汽车连串地在他们之间奔驰，他急急地跑开了。

3

肚子空着，身上没有钱，还有几个硬饼子还在竹筐里，让薛姨提走了，他走出二凤家门时，也并没有想起它们，现在徜徉在大街上，他才非常非常想念它们。真有意思，这次进城好象自投罗网，专门在那张倒霉的纸上签名的。娘倒并不

十分关心二凤，但关心汉华，回去娘问起汉华来怎么办？汉华，我的儿子，你竟不认识你亲爹了。这最使天柱伤心、难过的了。

身上的衣衫已经干了，来时还担了一担农产品，现在空着两只手，手上空荡荡的，心里也空荡荡的。

他今晚住在哪里呢？住旅店，没有钱，他身上的钱刚够买一张明天回去的车票，一分钱也不能少了。噯，那 500 元，他感到自己做得最英勇的，是拒收那 500 元钱。那小纸包薄薄的，大约都是大额钞票。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一次拿过 500 元钱，但他一次拒绝了 500 元。为什么要那 500 元？不拿那 500 元，他照样会爽爽快快地同意离异的，七仙女一旦不愿长落尘世间，董永难道有什么作为能吸引她回来吗？人间茅寮与天上宫阙，差距太大了。二凤走近时，他嗅到一种幽幽的香水味，那支香水，他就买不起。

他在霓虹灯下、在灯阵上漫无目标地走着，应当说游荡着，起初他自惭形秽，后来发现人群中也有不少苦力模样的人，他感到他不是孤单的，这使他胆子壮大起来。

在一处建筑工地，十六层楼基本盖好了，脚手架还没有拆除，灯火通明；楼下一群人正在挖沟，排水的？引水的？输电的？送煤气的？他不得而知。土质中杂着碎石，坚硬非凡，看来很难挖。挖沟工人都累得呼哧。陆天柱端详他们，都象外地来的，加班加点，晚上都加一班，这一个年轻人或许为了积攒娶亲的钱，那一个神情自若的壮年汉子，也许是为妻子挣一条金项链，如今时兴这个，他见二凤不但有金耳环，金

戒指，也有金项链，如果让他陆天柱靠挖沟来置办这些，也许要挖一年。那壮年汉子不慌不忙的动作，说明他自信、自重，也许买一条项链，只缺少很少部分钱了。

“头儿，你来看看，够深了吗？”有人大声叫道。

这口音就是陆天柱家乡一带的口音，尾音往上抬高，别人听起来古怪、别扭，他听起来亲切、顺耳。哈，猫在山沟沟里，不知天下变化，原来家乡已有很多人出来谋生了，这一想法突然使他精神大振。

一个监工模样的人，拿着一根木尺，慢慢地走过来，量了一量，说：

“够了！沟壁不直，修一修！”

“好味！”那声音里有一种欣喜和如释重负的轻松。修整一下之后，那人坐在一盏路灯下去吸烟了。他的土烟刚刚卷好，一支点着的火柴送到了面前，陆天柱表现了自己的殷勤。

“听口音，你是天露山人？”

“你也是那里的吧？”

“我们老乡了。”

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”

“不瞒你说，我也想找份工做……”

“来挖沟嘛！”

“行吗？”

“行，这条沟可长了，楼盖好，这沟要抢工期。”

“噢！”陆天柱有点热血沸腾。“老乡，你看我……”

“行！计件工资，各挖各的，一天下来能得十来块钱，加